



為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特別邀請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合辦名為「動與醒：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展期至今年八月二十五日。一批來自北京的珍貴文物，配合香港歷史博物館的藏品，共八十一組，正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公開展出。在衆多展品中，筆者尤鍾愛《科學畫報》創刊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反而成為被宰割的對象，列強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由此引起中國百姓強烈不滿。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發生了一場以學生為主運動，通過罷課、示威、請願抗議，各階層共同參與。這是一場愛國愛民族的偉大運動，今天對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而言仍然是一堂很好的愛國教育課。

當年的熱血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

「五四」與科創意義非凡

小 可

新的科技知識，並深入到群眾的日常生活中，以「從科學到生活，從生活到科學」的路線，期望大眾對科學技術產生興趣，引導青少年投身於科技行業。刊物最高發行量曾達到一百三十八萬冊。

《科學畫報》創刊於民國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第一期第一卷的封面有兩個少年男女面對海陸空運輸工具等大型建設，少男站着，向前面的太陽伸出雙手；少女坐着，也面向前方太陽，身旁有好幾本書。圖像充滿了熱情與盼望。陳獨秀曾提出以科學代替宗教的思想，引起了推廣科學的討論，大量科學刊物出版，《科學畫報》就是其中之一。

對於科學，近年香港特區政府也格外關注，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均給予科學技術發展投放大量資源。香港慣常稱

的「創科」（創新及科技），內地慣稱的「科創」（科技創新），名字稍有不同，但意義一樣，都是呼籲社會關注科學技術，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的工作不斷推陳出新。特區教育重視STEM，即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

剛於復活節期間舉辦的「2019香港科學節」，也以STEM為主題，為綜合跨學科的科學思維、解難能力、創造力，以及知識的整合和應用的核心能力舉辦了多項科普探索活動，反應良好。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如今，中國正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科技創新在當中佔了重要席位，這對包括香港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都有特殊意義。



▲「五四」百周年，《科學畫報》創刊號在港展出

作者供圖

珍香園的滋味

代 恩



珍香園——這裏沒有豆腐西施，卻有位從年輕坐鎮至今的豆腐達人乜叔。珍香園是西灣河成安街的一間老店，前舖後工場，每天限量製作豆腐。舖頭供應價廉物美的豆漿、豆腐花、煎釀三寶等小食，在二十九元一碗魚蛋粉都會被嫌貴的舊區，一碗豆腐花只賣十一元，難怪珍香園成了許多長者及外傭姐姐們每天買菜後的歇腳處。

珍香園的豆腐用傳統方法製作，豆味濃郁，豆腐花則綿密滑溜口感佳。熱騰騰的一磚豆腐從一元賣到如今的六元，大小及味道不變，捧場客不少。由於沒人願意入行，唯有每天限量製作，很快便售罄，所以聽到乜叔講得最多的那句話是：為免向隅，明天請早。

有一天，乜叔看來有點不同，笑容滿面，精神抖擻，發現他罕有地穿上其寶號的制服。原來他剛剛

接受電視台記者訪問，可惜來遲一步，不然八卦一下，說不定還能入鏡頭當加喱啡。

早年前舖後工場的豆腐店成行成市，當年我家住北角，春秋街少說也有二三間，店名乍看相似，由不同籍貫者經營，賣一樣的豆腐，但售賣的小食卻不盡相同：廣東人主打煎釀三寶，江浙人拿手油條饅頭生煎包，閩南人則出名炸薄餅蒸肉包，各有各精彩，各有各客路。每天放學回家，我都會到上海人經營那間來一碗豆腐花一碟生煎包，現在回想那滋味，嘴角不禁上揚。

春秋街街市還在，可豆腐店早就結業了，如今豆腐攤售賣的豆腐大都來自批發商。自從豆腐在工廠大量生產進入超市的同時，小型工場就漸漸被淘汰，前舖後工場的豆腐店已是寥寥可數了。頗有工匠精神乜叔現今已不被重視，正面臨被社會淘汰的命運，無奈嘆息這彈丸之地竟容不下這群默默耕耘，敬業樂業，為自己的行業執著堅守，卻漸無用武之地的英雄們。

HK 人與事



白雪仙（仙姐）不止是出色的粵劇花旦，更是上下而求索的藝術家。在粵劇，不止是先行者，更是殺行者。

「仙鳳鳴在舞台上的改革，以較現代的方式給觀眾視覺上和感情上更大的滿足。過場改用紗幕，以剪影把間場帶過，落幕前人物在台上定形。熄燈後乾淨利落，刪掉不必要的上場下場。」以上舉述，不過是不勝枚舉的例子之一。對粵劇藝術，她念茲在茲，不懈不倦，從二十八歲到九十一歲。生命有多長，意志就有多長，韌力就有多強。那麼，上天賜她長壽，賜她健康，賜她智慧，賜她心火，必有深意存焉。

她少時有志於粵劇，寧願拋下書包，一心學戲，卻遭父親拒絕。她便跪在地上央求，長跪不起，父親跑開，小女孩跪着來追逐，一片精誠，要打動金石，父親唯有應允。她父親是小生王白駒榮。父親優秀的面孔，演戲的天分，都遺傳了給這位排行第九的女兒。有女如此，白駒榮可謂無憾。

上天似乎為她安排了路。讓她生而為名伶之後，家學淵源，以小公主的身份踏上台板，經歷了梅香角色的磨練。她的天分力學，更容易受藝壇發現，更容易受戲迷重視。然後又讓她折梅巧遇，碰上一個又一個風流人物，那些都是粵劇界嚆嚆之輩。從相遇相交而受益而日漸成長，最後小妮子自立門戶，成就大事業。

她在十五歲那年遇見一生裏頭最重要的人物——任劍輝。任姐當時三十，已成名於省港澳，紅遍於大城小鄉。任姐曾拍過許多花旦，包括譚蘭卿、徐人心、余麗珍、芳艷芬、羅艷卿、鄧碧雲、麗兒、吳君麗等，她天性隨和，與什麼花旦都合拍。不過，合拍到天衣無縫，水天一色的，確是只得白雪仙一人。兩人高度相配，氣質相近，惺惺相惜，引為知己，莫逆於心，所以於舞台之上，心意相通，眼神造手，呼應自如，默契交融，完全合意。難得是十五歲與三十歲，剛好一倍的年紀，都正是風華正茂。有任姐相襯，仙姐不致寂寞。有仙姐推

生時不負樹中盟

——賀白雪仙女史九十一壽辰

黃秀蓮



▲仙姐與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在任白珍藏展上合照

作者供圖

動劇務、製作名劇，任姐造詣再上一層樓。任白乃成為粵劇史上的傳奇。

接着她遇見唐滌生。唐是天才橫溢的劇作家，有緣者是他所編的第一個劇本《江城解語花》，是由仙姐父親演出，冥冥中兩個對粵劇充滿理想的人碰在一起，如鍾子期之遇伯牙。唐為仙姐創立之「仙鳳鳴劇團」竭心盡善，還處處指引，例如叫她要穿旗袍，好突出花旦的身份。要學書法，好增進藝術修養。形象和內涵，都代為策劃。他更鼓勵灌錄唱片，讓藝術光華，藉科技而保存，甚而發揚。高瞻遠矚，識見不凡，為劇團確立目標，打下基石，還為劇團編寫了多套不朽名劇。這些劇本主題崇高，文辭高雅，清曲傳揚，聲動遐邇，貫穿時空，唱出了粵劇的盛唐。

運氣是留給有心人的。唐滌生在麗的呼聲有同事沈葦窗，認識孫養農夫人胡蝶，經他介紹而結緣。這又是「相見也是奇逢」，原來胡蝶是梅蘭芳之入室弟子，得梅派真傳。白雪仙喜從天降，敬之如師，此次奇逢使她藝術修為一日千里。苦心求學，不恥下問，孜孜不倦，乃成大器。白演繹細膩，富京崑之美，胡居功至偉。以今日標準來看仙鳳鳴的舞台設計、服裝、道具、燈光等，依然美不勝收，皆因為有胡蝶這美學家在幕後指點。

白雪仙是高傲的，但只要遇上值得尊重的人，必然謙虛請教。孟小冬曾教她拈起衣袖演戲，靚次伯教她演笨腳戲、教她擊掌，她受過教益，一生不忘，常常提起。一個人的素質如何，是否懂得感恩，總在小節流露，所以任姐、唐滌生、胡蝶對她格外疼愛，不是沒有理由的。

奈何劇團主帥之一唐滌生因高血壓，在創作巔峰期英年早逝，樑摧柱折。到了今天，白仍然

▲年輕的白雪仙及其父親白駒榮

說：「要找一個有唐哥一個骨（即四分之一）才華的人，也找不到了。」說得唏噓。

白雪仙幾乎不想把劇團延續下去，可是她媽媽從旁鼓勵。她終於再演一齣與唐編排完全不同的古老劇目《白蛇傳》，輔以舞蹈武打。數年後重演唐之舊作，然後任白漸漸轉型。她倆從名伶變為新傳人，把理想寄託於「雛鳳鳴」這批徒弟身上。任白創立的學校，規模儼如小型的演藝學院，頂尖的師資，周密的制度，全面的課程，只盼辛苦種得花錦綉。

任姐身體一直欠佳，原因是她幼小習武，打筋斗，甩水髮，弄刀槍，這些功架固然助她練成一身瀟灑身段，可是以她瘦弱之軀，未免吃力。加上家累太重，食指浩繁，接戲頻密，一天趕幾組戲乃家常便飯，結果捱壞了身子。任白相依相伴，數十載形影不離，任姐晚年，全仗仙姐照顧。在中文大學圖書館主辦的「任白珍藏展」中，有一戲迷跟我說：「我曾任紅館遇見任白，那時任姐已經很老了，下車都由仙姐小心扶着。仙姐真好！」陌生人無意一瞥，往往看得分明，連秋毫也看出來；愛戴任姐的，又怎能不感激仙姐呢？

在「駙馬塋墳墓收藏」之後，仙姐傷心了好久，可是我猜她忠於信念，不讓自己再消沉，終於振作起來，還成立了「任白慈善基金」，惠及莘莘學子和貧病老弱。另一方面，又在紀念任姐的大日子，先後製作了《帝女花》《西樓錯夢》《再世紅梅記》《蝶影紅梨記》，以又新日新的創意，來發揚粵劇藝術。當年她之所以與任姐、唐滌生、胡蝶，以及所有團員，星夜相逢，互相砥礪，散發光芒，不正是為了粵劇藝術麼？

上天賜她長壽，賜她健康，賜她智慧，賜她心火，必有深意存焉。從二十八歲到九十一歲，她一直為粵劇奮鬥不懈。一句「生時不負樹中盟」，她唱得太完美了。

謹祝仙姐福壽康寧。

作者供圖

德國老人心中的小村莊

余 逾



德國人凱勒大概是我父親的年紀，所以他時常像長輩一樣略帶懊惱地糾正那幾個我總是讀錯的德語發音，總有一點高高在上的感覺。然而那天他第一次跟我提起這個叫做埃策爾斯洛德的小鎮時，他言語中的無奈和焦慮讓他在片刻間失去了一直以來他可能故意塑造給我的「威嚴感」。

第一次談話，他只簡單地說了兩點：

「這個前東德的小村莊正在消失，所以我想盡可能地做點什麼讓它不要消失。所以，我和所有我認識的人徵詢建議。」

「我麼？我這個剛到德國區區幾個月連簡單的德語發音都還需要人糾正的中國人？」他點點頭，「你會懂的。」

我似懂非懂地也點點頭，說這兩天我回去在網上研究一下，先看看。凱勒說好，並且補充了一句：「可能信息不會太多，連維基百科的詞條都是我寫的。你先看看，我們回頭再聊。」

我回家翻遍了關於這個埃策爾斯洛德小鎮幾乎所有的英語和德語信息。歸納起來，這是一個幾乎在德國地圖的正中央，只有不到一百人的小村莊，離它最近的一個機場大約在七十公里以外。

這個地方曾經主要以農業為主，後來東德進行集體編制管理，很多土地都成了公共財產，所以居民並沒有太多的土地和房產所有權，而很多耕地和林地也在這些年裏受到了很大的破壞。

從旅遊的角度看，小鎮周邊是海拔不高的群山丘陵地帶，適於徒步。然而這個區域冬天寒勝地卻不下雪，所以也不會是滑雪勝地。我搜索了一下酒店旅社，也是寥寥無

幾。

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農業旅遊資源都不易發展。我慢慢明白了為什麼這樣的小村莊有可能消失。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相信這樣的小村莊在德國應該不只是一個兩個，應該有很多很多。它有什麼特別之處，讓這位曾經生活在瑞士現在生活在柏林的德國老人如此關心？

「因為這是我出生的地方。」凱勒直言不諱地說，「然而它正在被所有人遺忘，甚至是現在的居民。現在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年輕一輩人都去大城市了。這些老年人也似乎並不介意十幾年後這個村莊是否存在，比起『消失』，他們更害怕改變。」

「所以你有什麼打算呢？」「一方面我想呼籲政府去關注這個地方，不僅僅是這一個小村莊，而是那裏的很多很多小村莊。另外我也想盡可能地找到一些願意去開發這個地方的企業。比如說，離那裏不遠的幾個小城周邊就有一些療養院，供老人和病人休養康復之用。畢竟，埃策爾斯洛德的自然環境還是很好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療養院。你在瑞士住了這麼久應該很了解。」

「噢，在瑞士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瑞士的療養院產業已經非常成熟了，而我面對的這個小村莊，還處於先要說服村民們慢慢開放思想接受外來的人和事的階段。」

「很感謝您願意和我分享這個小村莊的故事。我也記在心上，如果有什麼新的進展也請告訴我。」「當然，感謝你跟我一起討論這個事情。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聽我這個前東德老頭嘮叨這麼一個沒人管的小村莊的。噢，順便說一下，不是『伊策爾斯諾德』而是『埃策爾斯洛德』，注意你的發音！」

「哦哦，好，埃，埃策爾斯洛德！」



儘管醫學上把八十歲以上的人稱之為老人，但實際生活中，六十歲退休，即進入老年期。國家發布的社會老齡化，也是以六十歲為標準的。我國六十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二億，名副其實地進入老齡化社會。

對於養老，人們有不同的觀念。這一點，我也是入住燕達養護中心才認識到的。過去很長時間，入住養老院，是一種可怕的事，意味着這個人走到人生的最後階段，不是患有重病，就是已不能行動，等待末日的來臨。所以有的人十分排斥入住養老院，甚至說「即使死在家裏，也不會入住。」但來到燕達養護中心後，看到的情況卻完全不同。

這裏庭院很大，有二十幾棟樓，實行居家

養老的新觀念

延 靜

養老，入住者已幾千人。雖然大部分是八十歲以上的老人，但也不乏六七十歲的「年輕人」。很巧，在這裏遇到一位熟人，幾十年前曾在一起工作過，他和他的妻子剛過七十歲，就入住了養護中心。我多少有些奇怪，不禁脫口而出：「這麼早就來了？」他們泰然地回答：「已經不早，還有六十幾歲就入住的。」

交談中，他們告訴我，養老是人生的一個階段，當然是最後階段。但也並不意味着一定要等到八九十歲，腰彎背駝，走不動路，再入住養老院。如果有條件，早一點入住，還可以享受養老院的良好條件，散步、健身都可以適當做，他們最近就去澳洲、新西蘭旅遊，結束後直接回到這裏。他們認為，等不能行動了入住，環境再好，設備再好，也都失去了意義。

燕達養護中心辦得很不錯，庭院寬闊，綠

樹成蔭，花草繁茂，室內還有健身房、電影廳、音樂廳、桌球室、乒乓室，餐廳多個，自由挑選。養護中心還注重醫養結合，院區內設立了一定規模的健康服務中心，出門不遠就是燕達國際醫院，入住人員如有身體不適，醫護人員隨叫隨到。

我們入住前也諮詢了已經入住的老朋友，他們幾乎一致說，還是早一點來。一對老年夫婦說，他們是八十歲入住的，已經住了近四年，但感覺還是來晚了，很多優越的條件不能享受了。

當然，在全國，像燕達養護中心這樣的養老院還不是很多，提倡的是居家養老，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養老事業的發展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但就人們的養老觀念而言，從一個新的角度，或許也有更新的必要。